

南楼往事

302医院

保健医生的回忆

李炎唐◎口述

肖思科◎整理

中共党史出版社

K827/747

2008

303医院

保健医生的回忆

李炎唐◎口述

肖思科◎整理

中共党史出版社

南楼往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楼往事:301 医院保健医生的回忆/李炎唐口述;
肖思科整理.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1

ISBN 978—7—80199—886—6

I. 南… II. ①李… ②肖… III. 党和国家领导人
一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1206 号

书 名: 南 楼 往 事

——301 医院保健医生的回忆

口 述:李炎唐

整 理:肖思科

责任编辑:郭 宏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密兴印刷厂

开 本:160mm×230mm 1/16

字 数:146 千字

印 张:13.75

印 数:1—10000 册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99—886—6

定 价:25.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前言

今天,当年轻人开着小车在快车道上奔驰,和朋友们在酒吧里欢乐,长假出国旅游……他们有多少人还知道这样幸福的日子是怎样得来的?我曾问过一些30岁左右的青年人,十大元帅是谁,他们想了好久,也只说了三四位。这些年轻人都是新中国红旗下出生成长的,对历史的往事和所知甚少。

1938年,我才6岁,曾因日本的侵略被迫随父母从上海迁移到云南,父亲在那里修滇缅公路,三次在日本飞机低空扫射和轰炸下幸免于死。当我们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时,大家悲愤得眼泪夺眶而出,为什么拥有四亿五千万人民的中国打不过小日本?那时,一个中国少年的我已明白,不是中国人民懦弱无能,而是旧中国制度腐败。当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由、民富国强,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制造出“两弹一星”,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增加了中国在这个世界上说话的分量。不幸“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把我国

从1965年大好形势向后倒退了10年，而别人向前走了10年。1975年，形势刚开始好转，1976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那时，真不知中国将走向何处，苦难的中国人民何时才能过上安定幸福的日子？在这国家和人民命运危险的时刻，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果断采取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重新推出邓小平大胆地改革开放，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举国上下欢腾鼓舞。从此，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在国际上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1980年，我们还不知道何时能买得起电冰箱，如今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彩电，每个家庭都得到了温饱……

每当看到这些飞速的变化，我无不想到用生命换取实现这美好时代的先烈们，心里很难过；每当我在祖国大地看到如锦似画的山河欣欣向荣的建设，无不感激我所治疗和服务过的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忘记过去就是背叛”，饮水思源，没有他们无私无畏的卓越的贡献，就没有我的今天。正因为如此，我欣然接受中华儿女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杨筱怀同志通过肖思科同志邀请我写这些回忆。由于我医疗工作很忙又不善于文学写作，只好口述。我诊治过的中央首长很多，由于各种原因，只能讲其中一部分首长的故事，他们大多数已离我们而去，而他们的崇高思想品德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们永远是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我尽力将我所知介绍给大家，以寄托我的思念。

从这些点滴事迹看到他们的伟人伟业。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老革命家和为祖国独立富强而献身的先烈们的无私无畏精神，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辜负前人的期望，不怕强暴、不怕艰险、不怕牺牲，克服一切困难，团结一致，战胜一切想阻止我们前进和



企图分裂瓦解我们国家的敌人，把我国建立成独立自主、民主自由、爱好和平、民富国强的和谐国家。

在此，再次感谢已故杨筱怀先生，还有肖思科同志和他领导的小组成员，向他们在整理、查核资料、修改编辑和校对工作中付出的巨大劳动，致以真挚的谢意。

李炎唐

2005年6月26日北京

目 录

前言/1

第一章 邓小平:无非第四次被打倒/1

我参加革命工作半个多世纪了!前些年又在全国政协组织中经常参加活动,时常到外地考察视察,天南地北地去了不少地方,亲眼看到我国城乡的巨大变化。几乎每到一处都是触景生情,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想起与他在病中相处,聆听他的教诲和后来感受他老人家关怀的往事。

第二章 从领事馆获悉叶剑英元帅病情/35

叶剑英元帅是中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军事家、第一二代党的核心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我作为军队医疗战线的一名老兵,曾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参与周总理治疗的研究,也参加了他晚年病情的会诊和治疗,并同他的部分子女保持了很好的友谊。所以,在我对往事的回忆中,叶帅是在我心中很重的一笔……

第三章 李先念一考虑就是一两年/56

李先念是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担任过财政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后来担任国家主席。据我所知,他不仅在战争年代功勋卓著,国家建设时期大显身手,更重要的是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他同华国锋、叶帅和其他同志力挽狂澜、中流砥柱,完成了人民心愿,是受人尊敬的老革命、老前辈和老首长。作为一名医生,我在他生前有幸为

他除治顽疾,留下比较深刻的记忆。

第四章 我参与聂荣臻元帅晚年治疗前后/69

时至今日,我仍然十分怀念聂帅。我手头还保存着一份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布的聂帅去世的讣告和生平。讣告和生平称其为“杰出、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整整70年中,对人民革命事业、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渝……”高度评价,恰如其分。我像许多怀念他的人一样,对聂帅怀有敬佩之情。而作为曾经在他晚年服务、相处过的医生,感情更浓更深。

第五章 黄克诚大将在医院三天三夜/88

在我亲手诊治过的老首长中,黄克诚大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坚持真理,一生坎坷,曾在毛主席身边耳提面命,却在庐山会议上划入“军事俱乐部”,后来担任中纪委第二书记,为党和军队立下汗马功劳。直到今天,他那朴实的形象、诚恳的话语和感人的精神,始终难以从我记忆中抹去。

第六章 王震将军:我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103

在我接触的政要患者中,曾担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将军极富个性。他见我时,经常有一句话:我又喜欢你——因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又害怕你——你来了就要给我做检查。他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我想也是真心话。首长也是人,病痛和治疗肯定不好受。但这话别人不大说,王震将军却能直言相告,这反映了他的坦诚、直率和磊落,也是我们忘年之谊的默契。

第七章 杨得志将军说:就怕假传圣旨啊!/118

杨得志是我军著名的将军之一。“军中有三杨”,分别

是指杨得志、杨勇、杨成武,他们都是1955年授予的上将,级别都是五级,都是有赫赫战功的我军高级将领,都曾担任过军委总部的领导。其中杨得志是大杨,他是老红军,指挥强渡大渡河的指挥员、八路军中的骁将、解放战争中的名将、志愿军的领袖之一。他先后担任过济南、武汉和昆明三个战区的司令员、总参谋长、军委副秘书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才认识杨得志上将,对其记忆很深。

第八章 洪学智将军与我们进行科学求证/131

洪学智将军是我军先后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军队领导人,是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解放后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老同志。他还担任过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军将士和人民群众都很敬重他。我在总后系统工作期间,他曾两度担任总后勤部长,所以,对他很熟悉,见到他也很亲切,加之为他做过手术,常被他和他的夫人所挂记,让我感动。

第九章 我们称张爱萍将军是心电图专家/147

在我从事保健服务生涯里,国防部原部长张爱萍上将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从一般意义上讲,他是我服务的患者之一,而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又从他身上悟出许多人生的真谛、生活的意义和儒雅之乐。

第十章 独臂将军余秋里的独特生活/161

解放军总政治部前主任余秋里,曾在政府部门担任过石油部部长、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担任过书记处书记、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不管在军队还是在地方,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医疗关系在301医院。所以,我为他服务的机会比较多,也比较熟悉,至今还印象很深。

第十一章 秦基伟将军在病中写下三张纸条/177

在我保健工作服务的对象中，国防部原部长秦基伟上将是一位个性鲜明的首长。这位红四方面军手枪营长、警卫团长出身的老红军，战争年代是一名虎将，建国后担任过昆明、成都、北京军区三个大军区司令员，曾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国防部长、人大副委员长和政治局委员。他入伍时是“红小鬼”，当司令员时是“少壮派”，担任高级领导干部时曾辅佐三代领导核心。他威望很高，许多人都感觉他威严，脾气大，而我在为其诊治和手术接触过程中，却感受到他可亲可敬的另一面……

第十二章 康世恩：死于癌症的不外乎“三种人”/194

提起康世恩，许多年轻读者不一定熟悉，但他给我留下几点印象很深。其一，他是我国石油工业重要创始人之一，除了首任部长李聚奎、继任部长余秋里，恐怕就属康世恩是一个功勋元老；其二，他是我党的专家型领导。早年毕业清华大学地质系，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至石油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其三，他一生为石油“着迷”。学地质、管石油，最后因“渤海二号事件”而受牵连，临谢世之时，还写了一个“油”字。我参与了他晚年的诊断、治疗，同时也对他坚定的信念、坦荡的胸怀和光辉的业绩所敬佩。

后 记/207

第一章

邓小平：无非第四次被打倒

我参加革命工作半个多世纪了！前些年又在全国政协组织中经常参加活动，时常到外地考察视察，天南地北地去了不少地方，亲眼看到我国城乡的巨大变化。几乎每到一处都是触景生情，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想起与他在病中相处，聆听他的教诲和后来感受他老人家关怀的往事。

—

我有幸结识小平同志，并为他进行手术服务，是在 1976 年末的一个暖冬。

那天，我从 301 病房下班回家较晚。那阵子几乎天天如此。由于粉碎“四人帮”，一场历史的浩劫即将要结束，许多人从外地回到北京，不少人恢复了医疗条件，看病的人特别多，处于全军总医院

的一名科室领导的工作便可想而知。我几乎都是白天门诊、查房和手术,到下班时才理一理第二天的工作,看医学资料,天天处于满负荷运转……

那时我家就住在医院生活区,编号9号楼,共四家人挤在一单元一层西侧,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一个单元五层楼共用一部电话分机。我家五口人,一共住24个平方米,虽然地方小,但由于政治上出现了宽松的气氛,可以正常工作了,即使没能挤出一张书桌也感到温馨。

记得那天是刚吃完饭,我听到三层走道的电话铃声响,接着听到有人接电话的脚步声,很快就听有人叫:“李主任电话!”

“唉!”我应声穿着拖鞋就往楼上放电话的地方跑。电话对医生很重要。

那时,301医院尽管经过动乱的岁月,但医生都保持着我军的良好传统,电话就是命令,命令就是急诊,急诊就是生命!

果然,电话的另一头让我速到南楼!来电话的是一位保健办公室的值班护士,我从声音上就能辨别出来她是谁。对方在电话里没有问我在干什么,也没有说其他的事情,就是让我快到指定的地点,无疑是有急事。

我按照以往的经验判断,肯定是有重要任务。这种经验来自一个军人的敏感,也是来自一位301医院科室领导的习惯判断。因为这个医院是解放军的总医院,南楼是领导同志住的病区,同时还担负着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任务。当时担负着类似任务的不仅是301医院,空军也是如此。有一阵子,中央和国家领导同志一般不乘民航飞机,多数乘军用飞机。所以,空军专门有一个专机



师。这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

对这样的特殊指令，我们习以为常，有事一般也不多问，有急诊赶快行动。我急忙赶往新南楼。

新南楼刚建成不久，门岗森严，至到今日在许多过往人员的眼中，仍保持着几分神秘感。

一跨进大门，我就看见了医院的蒲荣钦副院长。他当时负责南楼的保健任务。还有刘轩亭院长、白崇友政委。我气喘吁吁地走过去。果然他们告知有重要任务。

我仔细地打量他们三个人，他们都很严肃。南楼的四周都布置了警戒，我心里明白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我们有纪律的约束，不该问的不问。

不知道这位重要人物是谁？我心里嘀咕着，和几位院领导一起静静地等着。

很快，一道车灯闪现，“客人”到了，待命的护士已经把准备好的轮椅推过来。车门打开，我看见曾经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经常见到的，而最近却没有消息的人物——邓小平从车里出来。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女儿，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当时我特别吃惊，因为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遇见这位久已盼望和无限崇敬、期望立即出山的人物。

电梯徐徐上升，我们和小平同志站得很近。他不大说话。电梯里很安静，静谧的气氛让我对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特别注目……

为什么呢？早在“文化大革命”初，也就是1966年，我刚从农村社教回来，就开始了批判“三家村”的运动，接着就是批判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我们对毛主席没二话,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不折不扣。我们都是这么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不久,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又被打倒了,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很多老帅及副总理也被批斗了,我疑惑了……记得有一次,在上面点名批判朱德总司令是“大军阀”时,我就思忖:朱老总成了军阀,党内那么多领导都是坏人,共产党的伟大正确到哪里去了呢?

但是,当时是敢想不敢说,更不敢怒,心里存有问号。

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我的疑问就更大了。“文革”中,我们忙着被“改造”和“受教育”的同时,还一直惦记着那些被打倒的老领导。

1974年,毛主席又起用了邓小平。邓小平一出来就抓整顿,做了许多顺乎民心的事情,让我们感到似乎风向变了。却不料,小平同志很快又被打倒了,这反而给这位伟人带来了更多的神秘色彩。我估计那天见到小平同志不仅我吃惊,医院的其他同志也很吃惊!

对于邓小平,我们这一代人都很了解。他早年参加革命,与周总理一起留法勤工俭学,后来回国参加革命,很早就在中央工作。曾遭到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临时领导人的打击,被撤销职务。后调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不久,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在毛主席受排挤时,他是毛主席的拥护者。后来参加长征。长征到达遵义后,他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他曾是著名的“刘邓大军”的统帅者,淮海战役任前敌总指挥,统帅第二、第三野战军。解放后是大区书记,西南局领导人。后来到中央,担任党的总书记,是中央一线的领导,是第一代核心领导集体成员,为党和人民做了大

量工作。但却命运多舛。

当时，我们对这样一位党内老领导被打倒很不理解。

我记得 1975 年夏天，毛主席身边的一名护士经常来找我看病。因为他们知道我是搞保健医务的，经常给领导会诊，说话也不避讳。她无意中说过一句话：“主席对邓小平非常信任！”

这句话让我着实地高兴了好一阵。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采用极左路线，使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受迫害，搞群众运动也连累了不少人。那一阵子，明显感到国家倒退了，好人受罪了，我们为此都很焦急。所以，在林彪倒台后，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我们都拥护和敬仰他……

到 1975 年 11 月底，邓小平又被打倒了，我问那位护士：“你不是说主席对邓小平挺信任吗？怎么现在好像又出问题了？”

毛主席到底信不信任？！她说她也纳闷，反正现在她也搞不清楚了。

她搞不清楚，我们更糊涂！估计大多数中国人在当时也糊涂。

在此之前，我在电视上最后一次看见小平同志，是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那天，我要到武汉给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会诊，还要去广州给一位外宾会诊。我在电视上看到邓小平念完悼词后才动身跑到火车站上了火车。周总理去世让人太难过，灵车经过我院门口时，我和路两旁的人自动跪下向周总理叩头志哀。后来，我还听说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追悼会时，我认识的几位同志还没进灵堂，泪水就直往下流，悲痛的哭声和哀曲混成一曲特殊的交响曲……

在火车上，我还是止不住眼泪，耳边一直响着邓小平的声音。

当时,我心里想,总理去了,小平同志可不能再被打倒啊!

可惜,历史总是捉弄人。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起,小平同志又遭到“四人帮”的陷害。

那是多么痛苦的一年啊!作为一位在军队医疗战线上工作的知识分子,我们含泪送走了总理、送走了朱老总,接着又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

本来,我应该是第一批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人。当时,我已经做好了参加尸体解剖的准备,由于江青不让解剖,只好作罢。那天,因为瞻仰的人多,室内温度升高不利保存遗体,对瞻仰的人进行了限制,我是在下午才看到毛主席的遗容,心情悲痛至极。

他老人家走了,我感到整个国家像失去了顶梁柱一样。毛主席等老一辈领袖相继都走了,邓小平又被打倒了,我们国家以后往哪里走啊?那一阵子,我晚上经常在复兴路上徘徊许久,望着昏暗的街灯,感到心中有一个巨大的空洞……

多行不义必自毙,乌云过去天自晴。后来幸亏以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人为代表的党中央果断的解决了“四人帮”。“四人帮”虽然解决了,可是以后国家怎么办还没解决。当时的“天安门事件”直接跟邓小平挂钩,非得说是邓小平策划的。

“天安门事件”之前我去过三次天安门广场,有一次回来,正好碰到刘轩亭院长,他问我干什么去了?我回答:“经风雨见世面去了!”他笑一笑,什么话也没说。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都痛恨“四人帮”,怀念周总理,盼望小平同志能出来工作。

但是,当时小平同志在哪里呢?有传说他在秦城监狱,有的说下放在外地,谁也说不清楚。



真没有想到,现在小平同志竟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他仍然穿着我们后来常见到的中式棉袄,尽管眉间隐含着一丝痛苦,但精神依然闪烁,政治家的硬气和傲骨跃然在他的举止之间。他同大家见面很和蔼,家属和工作人员也十分和气。我们带着他们一起到了病房。

我知道,首长到来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从他脸上的一丝凝重我已经感受到他不大舒服,既然院领导让我来,我便立刻进行问诊。

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不管是面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老百姓,我只要一穿上白色工作服,就是面对一位患者,提问题都是单刀直入。

“首长,怎么样?”我问:“哪里不舒服?”

邓小平挪了挪身子,用浓重的川音说了其不适的症状。

小平同志很镇静,四川口音很浓,尾音有点拖,显得还轻松。想不到他承受这么大的痛苦还一样自如。

小平同志的回答很简单,倒是家属和工作人员很操心,补充了首长何时感受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和以往病史。但他们都只说了症状,没提要求,一切听医生处理。真是一家好人。

小平同志和大家说完,我又问了几个问题,进行了检查,感到情况不妙。根据各种症状分析,我心里有了基本判断。我向院领导汇报了我的判断。院领导都是内行,都点头赞同。然后,我提出进行会诊。

经请示后,立刻到值班室打电话,请示我的老师许殿乙,他是泌尿外科正主任,我是副主任,他身体不好,已近70岁了,而且身